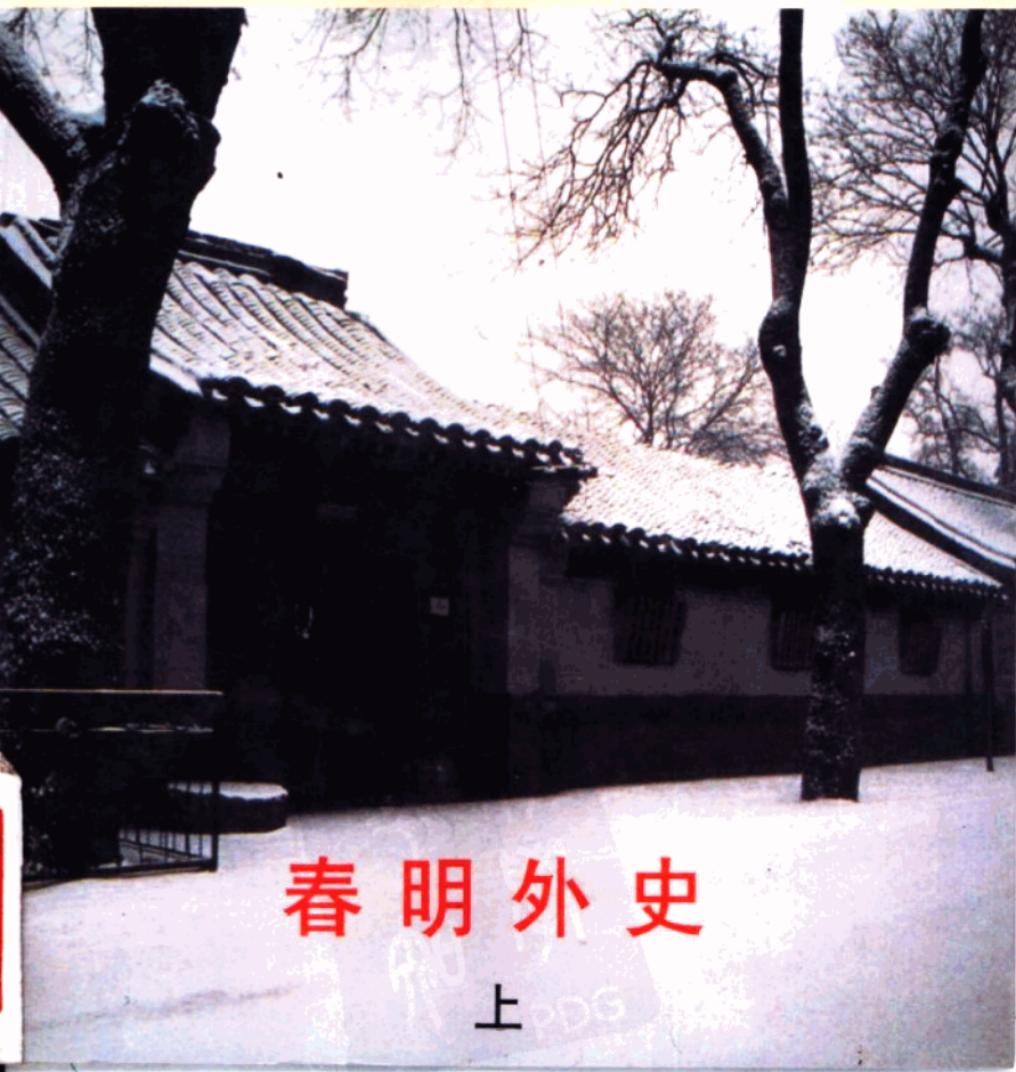


# 张恨水文集



春明外史

上

春  
明  
外  
史

上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春  
明  
朴  
史

(下)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恨水文集/洪江编 . - 武汉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1

ISBN 7-5622-1818-8/K·114

I . 张 … II . 洪 … III . 张恨水 - 作品集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826 号

张恨水文集

之春明外史卷

©洪 江编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文字 603 厂印刷

---

责任编辑:王 伟

封面设计:罗 刚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0.5 字数:2261.12 千字

版次: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全套七册定价:150 元(本册定价 54 元)

## 前　　言

张恨水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原名张心远，安徽省潜山县人。一八九五年生于江西广信，一九六七年病逝于北京。张恨水先生一生共创作一百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诗歌、散文和杂文，在国内外拥有众多的读者。

张恨水先生创作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曾经名噪一时，人人传阅。他十分熟悉旧中国的市民生活，对底层社会小人物的举手投足、情趣追求描写得呼之欲出，创造了很多成功的形象，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张恨水先生的作品曾多次出版，此次重新出版他的作品，我们挑选了张恨水先生的代表作，旨在给广大读者提供一个精品阅读选本，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在编辑过程中难免疏漏，在此敬请读者谅解。

编者  
一九八七年

10/15/03

# 目 次

是野史(重版代序) .....	(1)
前 序 .....	(3)
后 序 .....	(4)
续 序 .....	(6)
第 一 回 月底宵光残梨凉客梦 天涯寒食芳草怨归魂 .....	(9)
第 二 回 佳话遍春城高谈婚变 蹄声喧粉窟混战情魔 .....	(22)
第 三 回 消息雨声中惊雷倚客 风光花落后煮茗劳僧 .....	(33)
第 四 回 勤苦捉刀人遥期白首 娇羞知己语暗约黄昏 .....	(43)
第 五 回 选色柳城疏狂容半夕 销魂花下遗恨已千秋 .....	(60)
第 六 回 萍水约双栖非鸡非鹜 钗光惊一瞥疑雨疑云 .....	(74)

第 七 回	寂静禅关奇逢讶女 萧条客馆重币感花卿	(88)
第 八 回	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 瓜棚迟晚唱咏月节怀	(100)
第 九 回	事出有因双姝通谜语 客来不速一笑蹴帘波	(114)
第 十 回	我见犹怜孤灯照断涯 谁能遣此深夜送飘茵	(125)
第 十一 回	窥影到朱门高堂小宴 听歌怜翠袖隔座分香	(139)
第 十二 回	出谷佩蛾眉藏珠自赎 分金快月老沽酒同倾	(152)
第 十三 回	设筵开场歌台真灿烂 典衣终曲舞袖太郎当	(166)
第 十四 回	绮语道温存闻香止步 晚妆悲薄玉泣粉成痕	(178)
第 十五 回	沦落相逢沾泥同惜絮 缠绵示意解渴暗分柑	(190)
第 十六 回	欲壑空填花丛迷老吏 坠欢难拾宦境困莫雌	(203)
第十七回	目送飞鸿落花原有主 人成逐客覆水不堪收	(213)
第十八回	私语腻闲人情何绵密 良宵留荡子乡本温柔	(223)
第十九回	垂泪还珠归程添怅惘 忍心碎束好梦渐阑珊	(237)
第二十回	纸醉金迷华堂舞魅影 水流花谢情海咏归槎	(249)

第二十一回	斗室迎仙频来四海客 瓣香却病聊赠一枝梅	(266)
第二十二回	满面啼痕拥衾依绣榻 载途风雪收骨葬荒邱	(281)
第二十三回	拈韵迎春诗情消小恙 放怀守岁旅感寄微醺	(304)
第二十四回	新句碧纱笼可怜往事 锦弦红袖拂如此良宵	(317)
第二十五回	破屋疏龛空名传胜迹 荒城古刹幸遇晤芳姿	(330)
第二十六回	奇句写情怀攫羊似虎 锦屏漏消息打鸭惊鸳	(340)
第二十七回	梦感前尘填词伤旧雨 书还故主铸错得新诗	(351)
第二十八回	惜玉笑量珠舞衫扑朔 献花同染指捷径迷离	(362)
第二十九回	临水对残花低徊无限 倚松邻瘦竹寄托遥深	(375)
第三十回	不辨雌雄混战娘子队 都无论次同结女儿盟	(388)
第三十一回	稚子无家依人侪郑婢 名姝雅集顾曲学周郎	(400)
第三十二回	顾影自怜漫吟金缕曲 拈花微笑醉看玉钩斜	(414)
第三十三回	猜得之子踪名藏字里 勘破美人计金尽床头	(427)
第三十四回	斗酒只鸿凄凉祭绿野 闲花野草惆怅悟青衫	(441)

第三十五回	流盼属新知似曾相识 听歌怀故国无可奈何	(454)
第三十六回	金屋深藏银灯摇艳影 魔城自陷锦字楷华年	(468)
第三十七回	玉臂亲援艳诗疑橘木 珠帘不卷绮席落衣香	(480)
第三十八回	消恨上红毡人胡不醉 断恩盟白水郎太无情	(492)
第三十九回	深巷逐芳踪投书寄爱 华筵趁宗兴击鼓催花	(503)
第四十回	等到酸心频吟梅子令 何堪寓目先苦女郎身	(514)
第四十一回	指点画中人神情阿堵 纷腾诗外事曲出何家	(526)
第四十二回	彻夜瘦枯肠文章有价 因时辟利薮名士无虚	(537)
第四十三回	促膝快谈灰心悲独活 临风品茗冷眼羡双修	(548)
第四十四回	对影三人夕阳无限好 依山一笛高处不胜寒	(563)
第四十五回	远道供山珍百朋相锡 下厨劳素手一饭岷留	(578)
第四十六回	卜宅近芳邻喜环碧树 迎秋有乐事约种黄花	(590)
第回十七回	学尚涂鸦短钉空摘句 功成喝彩日夕自寻香	(601)
第四十八回	鬻画分金割爱助膏火 读书补拙勉力答琼瑶	(615)

第四十五回	淑女多情泪珠换眷属	
	书生吐气文字结姻缘	(626)
第五十回	酒食情人掷金留笑去	
	脂粉地獄微服看花来	(642)
第五十一回	同謝解囊人还劳白发	
	笑看同命鸟惋惜青春	(654)
案五十二回	一束结合金兰缘订来世	
	四言留血泪誓守今生	(667)
第五十三回	永夜离怀心悲惄满月	
	斜阳古道肠断独归人	(680)
第五十四回	纳礼典轻委为花请命	
	论交关盛馔按日传餐	(691)
第五十五回	限刻夺诗魁风流前辈	
	连宵制菊远笔墨闲人	(703)
第五十六回	大曲繁陈攬金胜竹叶	
	新章急就挥汗颂梅花	(714)
第五十七回	四壁鼓叹同欣加冕曰	
	一堂椅案不是读书天	(727)
第五十八回	大好少年身转同脂粉	
	可怜旧舞地来阅沧桑	(741)
第五十九回	里巷荒芜蓬门惊枉驾	
	风尘落拓粉墨愧登场	(754)
第六十回	事不由人冲寒谋生路	
	饥来驱我坠溷误前程	(766)
第六十一回	拥絮听娇音惺忪温梦	
	煨炉消永夜婉转谈情	(778)
第六十二回	枕上托孤心难为妹妹	
	楼头拚命意终惜卿卿	(790)

第六十三回	气味别薰获订交落落 形骸自水乳相惜惺惺	(803)
第六十四回	已尽黄金曲终人忽渺 莫夸白璧夜静客何来	(816)
第六十五回	空起押衙心终乖鹣鲽 不须京兆笔且访屠沽	(828)
第六十六回	成竹在胸有生皆饭佛 禅关拥雪僻地更逢僧	(841)
第六十七回	对席快清谈流连竟日 凭栏惊妙舞摇曳多姿	(853)
第六十八回	心隔鸾弦还留芳影在 目空蝶臂起舞剑光寒	(866)
第六十九回	宽大见车威官如拾芥 风流关国运女漫倾城	(877)
第七十回	声色相传儿原跨灶物 锱铢计较翁是惜财人	(889)
第七十一回	妙手说贤郎囊成席卷 壮颜仪勇士狐假虎威	(902)
第七十二回	飘泊为聪明花嫌解语 繁华成幻梦诗托无题	(917)
第七十三回	慷慨结交游群花绕座 荒唐作夫妇一月倾家	(929)
第七十四回	描写情思填词嘲艳迹 牺牲色相劝学走风尘	(942)
第七十五回	辛苦补情天移星替月 殷勤余恨史拊掌焚琴	(955)
第七十六回	入戶拾遗金终惭浙臉 开囊飞质券故泄春光	(969)

第七十七回	頰有遺芳半宵增酒渴 言無余隱三字失佳期	(982)
第七十八回	一局詩謎銜容騷客集 三椽老屋酒藉古人傳	(996)
第七十九回	妙語如環人情同弱柳 此心匪石境地遙浮鵠	(1008)
第八十回	滿座滿興豪锦标奪美 一场鴛夢斷蜡泪迎人	(1023)
第八十一回	藥石難醫積勞心上病 淵泉有自夙慧佛边缘	(1037)
第八十二回	一榻禪心天花休近我 三更噩夢風雨正欺人	(1052)
第八十三回	柳暗花明數言鑄大錯 天空地闊一別走飄蓬	(1069)
第八十四回	爽氣溢西山恰成美眷 罡風變夜色難返沉疴	(1084)
第八十五回	落木警秋心吟詩絕命 扶棺傷薤露慟哭輕生	(1097)
第八十六回	旧巷吊英灵不堪回首 寒林埋客恨何處招魂	(1113)

## 第四十八回

鬻画分金割爱助膏火  
读书补拙勉力答琼瑶

李冬青见他去远，便道：“这人倒像一个诚实少年。”杨杏园道：“诚实害了他了。他现在为一个坤伶所迷，捧得昏天黑地，又可笑，又可怜。我看他钱花足了就醒了。”李冬青道：“也许那坤伶待他真好。”杨杏园道：“难道他们还能破了成例，讲真爱情吗？”李冬青道：“你这话显然偏着男子。以为富君是读书的人有真爱情，那女戏子就是以金钱为重，决不会有真爱情的。”杨杏园道：“管他真爱情，假爱情，与我们什么相干？爱情这样东西，本来是神秘的东西。也许表面很接近，骨子里很疏。也许表面很冷淡，心里很热烈。当事的人，十有九个是糊糊涂涂。用第三者的眼光来评论旁人，越发不对了。”杨杏园说时，蹲着身子在地下栽花，不住的用手弄土。眼睛只能望着李冬青的裙子角。李冬青手扶着树站着，默然不语。用手牵了牵衣襟。又抽出衣纽上的手绢，揩了一揩脸。过了一会，还没有作声。杨杏园在这时，也是没有什么话可说，搭讪着，努力的栽花，一刻工夫，就栽了三盆花。弯着腰，总不肯伸直来。大家静默了一会，只听见屋子里的钟当当当响了十下。李冬青笑道：“怎么就十点钟了？家里快要吃饭，回去了，省得他们等我。”杨杏园这才站了起来笑道：“你府上不是十二点钟吃午饭吗。”李冬青道：“今天礼拜，格外提早一点，吃了饭，好出去玩呢。”杨杏园笑道：“向来没有听见说出去玩的人，今天也自动的要出去玩。”李冬青笑了一笑，说

道：“再会。”杨杏园伸着两只糊满了泥的手，便跟在身后，送了出来。到了月亮门边，李冬青回头说道：“这样的熟客，还送什么？”杨杏园道：“也应该送到前院。”说着，依旧望前走。李冬青真忍不住了，笑着说道：“瞧罢！这个样儿……”杨杏园一看一双泥手，浑身泥点，这才笑着止住步。一直望着李冬青走了，然后转回身，这才觉得两只腿有些酸，地下还摊着一大堆菊花秧子，不能栽了。走回房去就着脸盆里的凉水，洗了一把手，洗得满盆都是泥土。看看院子里的花，叫自己也未免笑自己做事有头无尾。便叫了听差车夫进来，一顿把花按着盆子栽了。栽不了的，就叫他们拿了出去。自己先栽一株花，接着歌诀，要多少土，要多少水，这会子乱七八糟，也就不管了。当新闻记者的人，是没有星期休息的。每到了星期，就要抱怨自己干的这种职业不好。杨杏园也是这样，不过他有一种自慰的法子，把一部分不受时间限制的事，星期五星期六，就预先忙着赶做些起来，星期日，在家里究竟可以休息半天。这时富氏兄弟不在家，李冬青又走了，一个人不做事，反而不知道怎样好。回头一看椅子边的电话插销，随手将耳机插上，便四处打电话，找朋友说话。百无聊赖中，找了这样一个消遣法，可是这桩事，又宣告失败。有的地方是电话没叫通，有的电话叫通了，人又不在家，后来委实无人可找了，心想只有华伯平没有去找，他平常都不在的，星期更不必说。管他，且试一试，便又把电话叫到惠民饭店。那边接了话，却说是刚刚起来，杨杏园就请华伯平说话。一会儿华伯平接电话了，问道：“你是打听余梦霞的住址吗？”杨杏园笑道：“什么红虾红鸭？”华伯平道：“他昨天到北京的，你不知道吗？”杨杏园笑道：“你说是谁，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华伯平在电话里笑了起来，说道：“你们都是文丐啊，不至于不认识。”杨杏园道：“真不认识，也许我一时记不起来，你说他从前在什么地方做事，我就可以想起来了。”华伯平道：“他是个小说家，曾做过一部《翠兰痕》，风传全国。早几年，中学校里的学生还当作教科书呢。”杨杏园笑道：“哦，是他，难怪说红虾红鸭。我也是只闻其名，并不认识，但他是上海的洋场才干，到北京来

做什么？”华伯平道：“听说是招亲来了。详细情形，我不很知道。我怕你是要找他呢，你既不是找他，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杨杏园道：“一个人在家里闷得慌，找你谈谈。可否到我这里来吃饭？”华伯平道：“对不住！我这两天为着老总的老太太过生日，筹办寿事，简直没有闲呢。我正要找你一桩事，哪里有骨董出让没有？我倒要收个三五样。”杨杏园道：“对穷措大打听骨董，岂不是问道于盲？”华伯平道：“我不过顺问一声，那就再会罢。”说毕，各自挂上电话。杨杏园找不到人，只好闷在家里看了半天书。下午依旧到馆里去办事，星期这一天，还是白过了。

时光容易，已是八月初旬，所谓已凉天气未寒时。杨杏园偶然受凉，病了两天。因为他自己喜欢害病，小小感冒，不肯把它当一回事，依旧挣扎着做事。因此一回来，就睡觉，连李冬青家里，也有三四天没有去。这日下午，小麟儿拿了一封信来，交给杨杏园。他没有拆信，心里就想着，难道怪我不见面吗？连忙拆开信来一看。上面写着是：

史女士寄人篱下，情有不堪，君所知也。兹波次计摆脱，入校读书。因学膳各费，共需百涂元，乃就商于青。青同怀沦落，有逾骨肉。力所能及，义无可辞。惟所生之囊，虽不名一钱。而相如之家，亦徒空四壁。爱莫能助，谓当奈何？君子青，似可一商缓急，特此专函奉托，谋以至成其志。君素任侠，当必有以慰我也。

#### 青 古

杨杏园将信看完，盘算了一会，决计不能说是没有钱。可是这时领薪水的时候没到，手边又没有存款，哪里去弄一百多块钱去。心想一两天内，也许不要用，我答应了再说。便拿了一张信纸，写道：

示悉。此亦朋友应尽之义务，何所谓侠耶？惟连日适患小恙，深居简出，恐不能于即日筹之。在一星期内，当有以报命。

## 杏 复

信写完了，找了一个信封，将信纸放进去。也没有封口，标了两行“请回交令姊冬青女士”几个字，便交给小麟儿，他拿着信，跑着走了。到了家里，李冬青将信一看，总算满意，但是看见杨杏园所说，连日在病中，不知道又害了什么病，过了一会儿，便自己来看杨杏园。杨杏园正因为无聊，背着两只手，在院子里踱来踱去，看见李冬青，便笑着道：“好几天不见。”李冬青道：“怎样病了。”杨杏园道：“不相干，小感冒罢了。”说着便一路和李冬青走进屋来，在两张沙发上对面坐下了。杨杏园问道：“那位史女士，和她的亲戚脱离了吗？”李冬青道：“昨天就搬到我家里来了。”说着皱了一皱眉毛，又道：“这事，我困难极了。她的亲戚余府上，我都认识的，密斯余，和我又是朋友。她住在我那里，她怕我避嫌疑，要搬到公寓里去住。我想她又没有个伴，怎样去得，硬把她留下了。她就如坐针毡一般，哪里能安稳。我今日忙了一上午，才在民德女子实业学校里，亲自和校长办交涉，给她弄了一个选科生，立刻可以搬到学堂里去住，只是学膳费，一刻儿拿不出。”说着笑了一笑道：“我的穷，又是不言而喻的。”杨杏园道：“据这样说来，密斯史在府上借住，实在不便。不知道她为什么和余家弄翻了？”李冬青道：“那无非是受两个姨太太的气。况且她的姑母早已去世了。现在的余太太，是续弦的，她虽叫一声姑母，其实还是由于姑丈的关系。你想，大家并无关系，她老在余家过活，怎能保余家不说话？”杨杏园道：“她还有一位祖母在余家，那怎样办呢？”李冬青道：“这就没有法子了。她要不是她的祖母在余家，早就搬出来了。”说着皱了一皱眉毛道：“这位小姐，太任性些，说走就走，只穿了随身的衣服出来，这就是第一要解决的问题。我的衣服，她又不合身，就眼面前而论，就要制二三十块钱的布衣服。”杨杏园知道李冬青最守口德的。她所说史科莲这种情形，很是含混。由这上头去推测，一定她的境遇，非人所堪，才搬了出来。便慨然的答应道：“既然如此，我们要做两步去办。第一步，做

衣服。免得不能进学校的门。第二步，再筹划学费。二三十块钱，我这里倒也现成，”说着便走进房去，在箱子里拿出二十八块钱来，把身上皮夹子里的三块钱，抽出两块，一共凑成三十块，交给了李冬青。李冬青一看，有钞票，有现洋，就知道他不免悉索敝赋。笑道：“我暂拿去二十块得了。留下十块钱。”这下面一句话，虽没说出来，却分明留作他零用的意思，免得他为此受窘。杨杏园又很了解她的用意。说道：“不要紧，我身上少零钱用，随时可以到报馆里会计部去拿的。”李冬青见他这样说，知道他出于至诚，便收下了。

这时候已经电灯亮了。李冬青知道富氏兄弟快要回来，谈了几句话，就走了。杨杏园心想，答是答应了人家，马上就要筹款，不要耽误才好，当晚就分头去借钱。偏是事不凑巧，一处也没有借到。就是人家答应有，也约在三五天以后，不能应急。他心想约好了一星期内拿出来，不说提早，总也不要恰好是一星期。而今看看要失信了，怎样办？自己忽然想起一桩事，那华伯平，不是要买骨董吗？我箱子里还有一幅《关山夜月图》，不如卖了它。这样一想，立刻在箱子里找了出来，便打电话，约华伯平来看画，一直打了四遍电话，才把华伯平找到。原约定次日下午四点钟来的，到了晚上十点钟才来。杨杏园道：“你怎样如此不顾信用？叫我在家里老等。”华伯平道：“老弟台，我这就极讲信用了。四点钟出城，被人拉去捧角，看完了戏，吃小馆子。吃了小馆子，又去逛胡同，走了两家，我硬抽身跑来了，他们还在等我呢。”杨杏园道：“国家养你们这班官，不发薪呢，就怨天恨地，说是枵腹不能从公，发薪呢，你们又花天酒地，把办公做个幌子。”华伯平笑道：“得了得了，不要发议论了，你拿画给我瞧罢，我还要走呢。”杨杏园看他那种急的样子，知道他不能久等，便把画拿给他看。这画是个小中堂，画着半勾霜月，一角孤城，城外一片沙漠，两个游骑，向城门飞奔而来。纸却是雪白的。华伯平道：“这并不是古画。”杨杏园道：“本不是古画，你且看看那落款下面的图章。”华伯平仔细看了一看，乃是“伯秋之章”四个字。华伯平道：“哦！是他画的，他是我的同乡，做江西吉安县知县，没到任落